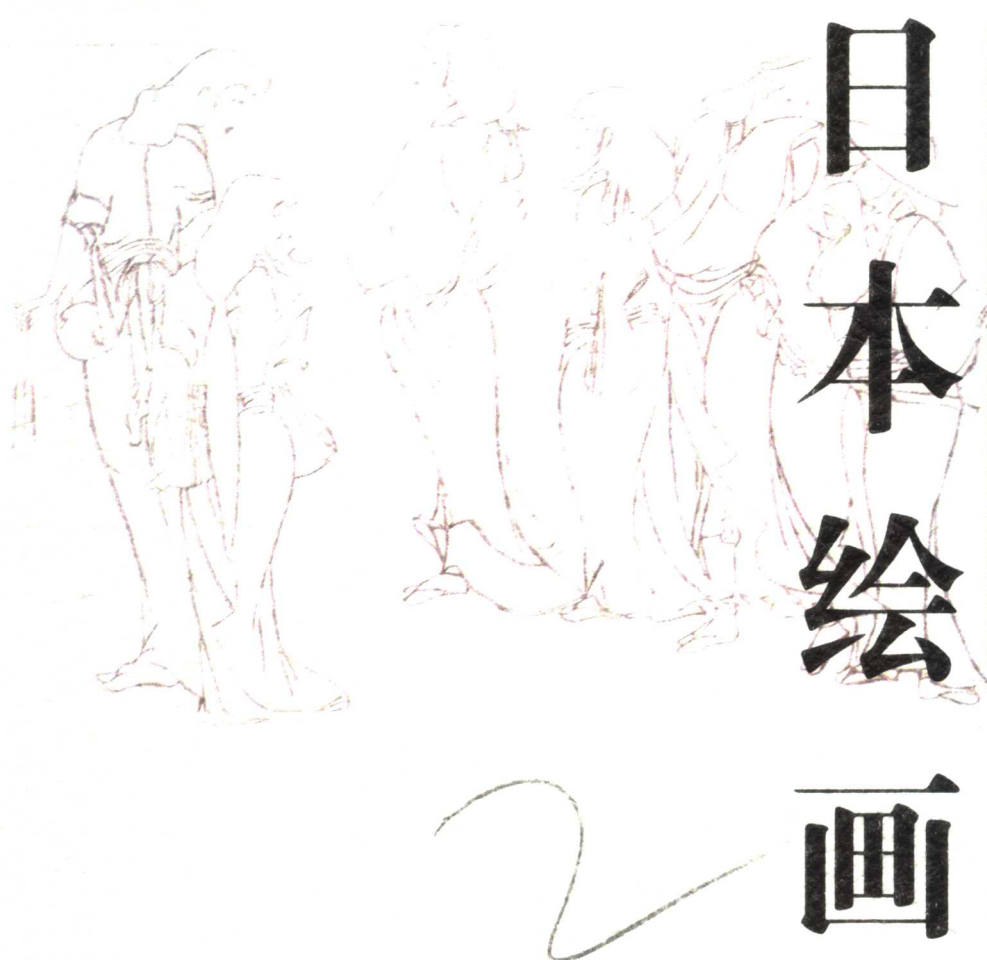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「东瀛艺术图库」



日本绘画

叶渭渠 主编
叶渭渠 编著

【彩图收藏版】

【彩图收藏版】

J209.313

2

2006

日本绘画

「东瀛艺术图库」

叶渭渠 主编
叶渭渠 编著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本绘画 / 叶渭渠编著. — 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05.11

(东瀛艺术图库)

ISBN 7-5426-2229-3

I. 日... II. 叶... III. 绘画史—日本 IV. J209.31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5647 号

日本绘画

编 著 / 叶渭渠

责任编辑 / 戴 俊

装帧设计 /  灵动视线 · 李宁

监 制 / 林信忠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1)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

<http://www.sanlianc.com>

E-mail: shsanlian@yahoo.com.cn

印 刷 /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版 次 / 200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89 × 1194 1/24

字 数 / 200 千字

印 张 / 8.75

ISBN 7-5426-2229-3 / G.757

定价: 35.00 元

日本艺术美的魅力

●(代总序)●



叶渭渠

在研究日本文学、文化、美学的过程中,我深深地被日本艺术之美所感动。在完成了《日本文学史》《日本文化史》、《日本人的美意识》等三书的写作计划和主编“日本古典名著图读书系”之后,我的心身完全融入了日本艺术美之中,抱着一种探索日本艺术的昂扬激情,急不可待地要编著一套日本艺术图库,呈献给我国读者,以共享这种艺术美的愉悦。

也许人们会问:日本艺术美在哪里?日本艺术为什么有这样大的魅力?

翻开这套“东瀛艺术图库”,日本艺术之美就会从简单的文字里明晰地透露出来,就会从多彩的图片中形象地映现出来。无论是从日本建筑、绘画、工艺美术,还是从日本文学、戏剧,都可以发现在它们的发展历史进程中,将根深深地扎在岛国的土壤中,在外来的新风吹拂下绽开古朴美的花。它们的美,

既来自日本本土文化之源,也得自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“杂交”之果,明显地表现出日本民族艺术的特质。

从日本建筑卷中,我们可以看到具有浓厚日本色彩的原始神社建筑,以及接受大陆佛教建筑的影响后建筑起来的诸多佛寺。可以看到从模仿我国书院式茶室到构筑纯日本式的草庵式茶室,或者中国式辉煌的如日光东照宫,日本式简素的如桂离宫、修学院离宫,两者并存于同一个时代。还可以看到庭园建筑从亭台楼阁到实现日本化,出现了“枯山水”石庭园。日本建筑艺术的最大特色,就是吸收外来建筑艺术的精华,又坚持在本国风土中酿造出来的美,即将素材置于自然中再组合,在至纯的自然、至大的简素中,展现其臻于极致的美。

从日本绘画卷中,我们既可以看到原始时代的土器、铜铎的线画和古坟装饰性壁画,从中寻找到日本绘画的源流,

也可以发现学习中国大陆佛画，实现佛教与神道融合后出现的“本地垂迹”，又产生了日本式的“垂迹画”。还可以看到学习中国的“唐绘”，发展为纯本土的“大和绘”，其中“隔扇·屏风画”和“绘卷”成为日本民族绘画艺术的独特形式。日本水墨画，无疑是受到中国宋元水墨画的深刻影响，却又与中国宋元水墨画审美情趣相异，独创了深藏禅机的日本水墨画风格，即融会了日本“空寂”的艺术精神，追求一种恬淡的美。在引进西方的版画后，又开辟了纯日本式版画的新天地，产生了“浮世绘”。明治维新后，流行的“近代西洋画”，演化为“近代日本画”，形成两者并存的局面。

同样地，从日本工艺美术卷、日本戏剧卷、日本文学卷中，我们都可以看到日本艺术这样发展的历程。我在一篇

文章中说过：“日本文明创造性的发展，坚持了两个基本点：一是坚持本土文明的主体作用；一是坚持多层次引进及消化外来的文明。可以说，在世界文明史上，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像日本文明如此热烈执著本土文明的传统，又如此广泛摄取外来的文明，如此曲折的反复，又如此艺术地调适和保持两者的平衡，从而创造出具有自己民族特质的新的文明体系。”

作为日本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日本艺术也是如此，我们从这五卷本的“东亚艺术图库”里，不是也可以发现日本艺术不断以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为主轴，以外来文化的刺激为辅线创造出来的吗？这是一条日本艺术发展的规律，这是一个具有日本民族特质的艺术体系。

也许日本艺术美就存在这里，也许日本艺术美的魅力也就表现在这里！



目 录

概说	1
绳文・弥生・古坟时代	1
飞鸟・奈良时代	6
平安时代	12
镰仓时代	16
室町时代	21
桃山・江户时代	23
明治维新以后	27
佛画・垂迹画	29
绘卷	64
水墨画	98
隔扇・屏风画	117
浮世绘	137
近代日本画・西洋画	175

概说

● 绳文 · 弥生 · 古坟时代 ●

(约公元前七八千年—公元6世纪中叶)

日本原始的绘画，与其他原始美术比如雕刻、工艺一样，首先是以日本的风土为根基产生，接受中国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。在出土的绳文·弥生时代的土器、石器和铜铎上，已可见线雕画，这是最原始的一种抽象性绘画的形式，它以幼稚的笔致雕画了家屋图、狩猎图、耕作图、舟船图、动物图、器具图等，都是反映了当时的渔猎、农耕生活。这些线雕画的生活图，虽然稚拙，但它的简明而抽象的线条表现，也显现出其描绘的人物与事物的动与静的姿态。比如，从出土的铜铎中，有线画的两人立在臼旁手持长杵捣谷、猎人拉弓射鹿、三人群像等图案，以及各种几何形和花草形的纹样。还有熊本县江田船山古坟



铜铎绘画“捕鹿的男子”

出土的《刀上马线画》等，它们在简素的线描中，表现了人物和事物跃动的姿态，这是一种抽象与写实结合的表现，可见当时用线描表现的原始绘画艺术的一斑。

古坟时代，原始的日本绘画有了明显的进步，这表现在古坟壁画上，绘有直弦纹、圆形、三角形、菱形等组合的几何学图案，已经含有某些绘画构成的要素。在发掘发现的约6世纪的福岛县沼之内的中田横穴古坟玄室内壁、熊本县玉名的大坊古坟玄室石屋形上的壁画、茨城县的虎冢古坟石壁，以红、黑或红、白二色的连



刀上马线画
(熊本县)

续三角形、同心圆、或菱形、直弧形等的纹样作为主要构成要素，开始表现了线条构图之美。这不单纯是一种装饰意匠，原始人相信这些纹样的组合，象征日月图像，具有一种辟邪的咒力。

在福冈县、佐贺县、大分县等地发现的古坟壁画上，已出现人物、鸟兽、舟船，以及弓、盾、刀、刃等器具，并使用矿物质颜料涂色，分赤、黄、白、黑、绿、青等单色，还有两色搭配的。其描绘方法，似乎是使用毛刷着色。弁庆穴古坟前室右壁的上下段分别是载鸟和载马的船，大概是描绘送葬的情景，其形象图采用赤、白、青三色。乳房神古坟石棺内右壁的星宿图，以赤色为背景，描绘了高举双手的戴王冠人物和他面对的星宿，充满了神秘感。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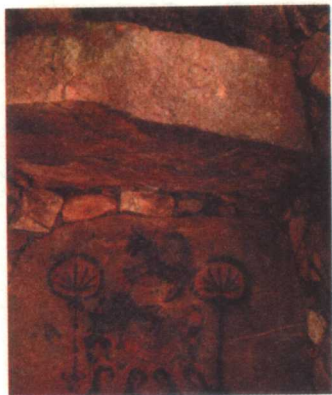
中田横穴古坟玄室内壁壁画
(福岛县沼之内，古坟时代)



大坊古坟玄室石屋形壁画
(熊本县玉名，古坟时代)

冈县的王冢古坟的黑骏马，则给人一种跃动感。特别是福冈县的竹原古坟玄室壁画的四神图，由多彩色描绘了神、马、麒麟和左右高举的长柄纨扇，下面是乘风破浪的舟船，象征彼岸的世界。这些古坟壁画，不仅表现了线条美，而且表现了色彩美。

上述这些铜铎、土器的线画和古坟装饰性壁画，是日本独创的原始绘画，从抽象性到具象性，成为日本绘画最重要的源流之一，它翻开了日本绘画史的第一页。



竹原古坟后室内壁壁画
(福岡若宮町，古坟时代)



王冢古坟壁画
(福岡，古坟时代)



弁庆穴古坟前室门口右侧壁画
(古坟时代)

日本

绘

画



◎ 东瀛艺术图库 ◎

乳房神古坟石棺内壁右侧古坟壁画
(古坟时代)



竹原古坟壁画〔局部放大〕

（福冈）



● 飞鸟 · 奈良时代 ●

(公元 538 - 794 年)

飞鸟·奈良时代的绘画,随着传入中国和三韩(百济、高丽、新罗)的佛教,学习中国的佛教绘画的画题、技术和表现技法,佛教壁画便成为飞鸟·奈良时代绘画的重要形式之一。公元6世纪,佛教初传日本,带去了经书、佛像、佛画等。圣德太子摄政期间,在吸收中国儒家学问的同时,也积极传播佛教。佛教不仅在皇室贵族中,而且在臣民中普及,并在一般民间生活中逐渐占据重要的地位。在这一历史背景下,日本文化自此至大化革新(645年)后一段时期,在佛教绘画方面,与佛教建筑、雕刻以及装饰性艺术诸方面,受中国唐代佛教美术的影响,都有了长足的发展,迎来了以7世纪前半叶圣德太子时代为中心的日本佛教文化的黄金时代。

圣德太子于607年兴建的法隆寺,后毁于大火,但它还遗留下一些早期的佛教艺术,其中绣帐图《天寿国曼荼罗绣帐》的断片,上面还有几个字的铭文,是非常精美的。在这幅刺绣图上留下了制作此绣帐的作者东汉末贤等三人的名字。此外,还有《如来诸菩萨图绣帐》等。这种绣帐图,虽是运用刺绣的方法,但需先绘制画稿,它是作为绘画的一种形式而存在的,

深受中国唐代刺绣绘画的影响。

在重建法隆寺金堂之前,推古十八年(610年),高丽僧昙征、法定赴日交流佛法时带去了调色技术和绘画材料,壁画艺术逐渐发展起来。法隆寺于708年左右重建之时,在金堂绘制了四天界壁画,成为日本最古的规模最大的佛画杰作。据史书记载,法隆寺的这一佛画群,有的出自昙征的手笔。在法隆寺内,还在宫殿式的门扉上画有《二菩萨像》。在须弥座上,画有《金花虫佛龕》。还有一幅肖像画形式的《圣德太子像》,圣德太子身穿朝服立于中央,双手执笏,腰间挂剑,以简洁的笔法,描绘太子的长长的胡须、明亮的眼睛和红色的嘴唇,并以细密线勾勒出太子的面型,涂上淡淡的胭脂,一副睿智的帝王相。二王子像较小,分立于圣德太子的左右两侧。这种形式,很像中国唐代初期的帝王图,是一幅极其珍贵的人物画。

当时的画工,有日本本国的狍坚部子麻吕,也有来自百济、高丽和中国的画师。中国画系的画师有名者如男龙五世孙的惠尊、音椿、忍胜等。天武十四年(686年),日本制定画师规制,根据画师画技的优秀和功劳,由天武天皇赐倭画师姓,并封职

《圣德太子像》





宫殿屏绘《二菩萨像》

(七世纪)

位，给奉禄。先后封惠尊的职位为“勤大壹”，忍胜的职位为“从六位下”。同时，设画工司，专门管理寺院佛画及画工的工作。

和铜三年（710年）迁都平城京。奈良时代，随着兴起建造寺庙的热潮，佛堂内需要有装饰壁面的佛画，这时期佛画艺术更加发达，东大寺正殿的《释迦灵鹫山说法图》、药师寺的《吉祥天像》，以及《绘因果经》等，都是有代表性的佛教绘画。这给日本绘画史带来了新的机运。特别是天平胜宝五年（753年）唐代鉴真和尚东渡，先在东大寺，后创建唐招提寺，在弘布佛法的同时，传播了佛教美术，对于奈良时代日本佛画的发达，起到了促进的作用。

这一时代，古坟壁画有了飞跃的进步，其特色是趋向多样性、复杂性和



《吉祥天像》[部分]

（奈良药师寺）

写实性，最杰出的是奈良高市郡明日香村的高松冢古坟壁画，由古坟东壁南侧的《男子像》、西壁北侧的《女子像》，以及东西壁中央、北

壁和天井的青龙、白虎、玄武、星宿，组成了壮大的古坟壁画群。它们以细腻的笔法，栩栩如生地描绘出男子的庄重表情，女



高松冢古坟西壁北侧女子像

子的丰满体态，以及艳丽的服饰，写实性地反映了当时的风俗，还透出几分中国绘画的样式。这是至今发现的最早最优秀的日本古代风俗画。据日本学者判断，高松冢古坟壁画与法隆寺金堂壁画大概是同时



高松冢古坟东壁南侧男子像

期诞生的。这两者代表了这一时代的绘画艺术的最高水平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从收藏在正仓院宝库的屏风画《树下美人图》可以看出，它已明显地接受中国绘画的影响。概括来说，

飞鸟·奈良时代是学习中国唐代绘画的传统形式，来表现日本的风物和日本人的精神风貌。但是，这一时代的日本绘画，大都以模仿为主，无论在绘画题材上，还是在绘画形式上，都留下了中国绘画的烙印，故日本绘画史称这一部分日本画为“唐绘”。其后经过不断的吸收和消化，到了下一个时代，才逐步形成自己独自の绘画形式，确立自己民族的绘画体系，称作“大和绘”，又称“倭绘”或“和绘”，以区别于“唐绘”。

延历十三年（794年）建都平安京前后，东大寺、法华寺、药师寺等寺院缩小规模，合并一些机构，画工司与雕工寮合并，裁减了画工人数，留下来的人被吸收到宫廷和官办寺庙里。另一方面，正式派遣画师赴中国，学习中国绘画的技法。



高松冢古坟玄武北壁中央壁画



高松冢古坟青龙东壁中央壁画